



在古典与现代之间

——读温古诗歌有感

· 敬 笔

温古在内蒙古诗坛,算得上是著作等身的诗人,他一直默默耕耘在内蒙古诗歌的第一线。他究竟写了多少首诗,估计他自己可能都无法数清。长期以来,温古的诗并没有引起广大读者和批评家的重视,这内在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有两点:一是和其自身性格、行为处事的方式、工作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温古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且相对无法定性的诗学体系,一时之间无法让人轻易进入,生怕陷入某种幻境。至于第一点,我们没有必要探讨太多,毕竟和诗关系不大。温古低调、内敛的性格在他的诗中没有呈现,但是他诗中大开大合处甚多,完全给我们呈现出了另一个温古,这个温古是诗的“温古”。如果不去确认作者的话,我们绝不敢放开想象这是一个柔弱书生的诗作。在温古那里,他利用自己广博的阅读和独特的个人体验,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冗繁且充满梦幻的诗意图界。

温古在接受一次访谈的过程中,提到自己的诗观,“写诗需要找到地域与世界交汇的语言。”这是一种追问语言本体的诗学追求。实际上,在他的诗中,我似乎发现了他在以亲身创作践行自己的承诺,其创作的每一首诗,都企图建立自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并希望可以借此来找到语言的本体,延展自己在诗学上的抱负。张枣曾谈道:“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关键特征是对语言本体的沉漫。”虽然二者在追寻语言的方法上略有不同,但内在的肌理上是相贯通的——对诗歌语言本体意识的叩问。诗歌语言本体意识,兼具了反思、去蔽的特质,从而让作品找到了回归作品本身的法门。张枣与温古,他们不约而同地重视诗歌语言表现技巧,又分别在各自不同的诗意图空间中,拓殖了当代诗书写的可能性。

事实上,温古的诗并不具备晦涩、桀骜的特质,但他执着于对现实世界的挖掘,同时以个人化视角绘制了一个属于自我的精神地图,而这个地图上所呈现的每一个“场”,都充满着磁力。他的这种创作,可以说是无意识的,也可以认为是有意地去寻找先于经验的物,并赋予其某些类似于神秘主义的隐喻。

今日我们重读温古的诗作,蓦然发现,在温古的作品中,他擅于将那些看似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意象拼接在一起,这种无意识的拼接,反而使得词语在他的重新排列组合之下,焕发出全新的魔力和生命力。“谁撤走了夜?留下这么空旷的大地”(《沙漠之晨》)这几近梦幻的力量,催生出一个世界,那些被留下的现实,把《沙漠之晨》带入一种可感知的境地,形象地刻画出“沙漠”所承载的梦魔。再看,“偶尔,有一声闷雷”来自书页之外的远古”(《晚宿阴山峡谷人家》),

“植物的梦醒来/眸子炸裂/成冰冷的光束”(《独坐》)温古尝试着找到一种与历史、万物对话的方式。这些串珠似的词语,其实早都在其潜意识中形成,待到需要运思的时候,全都鱼贯而出,于是这一个个具有力量感、充满魔幻(奇幻)色彩的句子,生动地表现生命与暗黑世界的神秘性。布勒东指出,“超现实主义建立在相信现实,相信梦幻全能,相信思想客观活动的基础之上,虽然它忽略了现实中的某些联想形式。超现实主义的目标就是最终摧毁其他一切超心理的机制,并取而代之,去解决生活中的主要问题”。而温古的诗,实际上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相信现实的基础上,将诗的灵魂寄予梦幻,并尝试着去进入到生活本身的内部,打破“现实”与“幻境”的边界,找到思想的根源。他那些看似无心插柳的句子,实质上都是有所指向的,而这种指向正是围绕语言的本体、诗歌的本体性存在的。

从古今中外的典籍中发现新诗的奥秘,这是温古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但他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古典主义者,因为他诗中充满了具有现代性质的语言。他的诗既是写给过去的,又是写给未来的,他似乎早就领悟了诗可以超越时空的概念,这一点上,有很强烈的艾略特意义的历史意识。实际上这种历史与现在的关系问题,在温古的诗歌中也呈现得极为清晰。温古有意识地在古典意象或古代典籍中,寻找一条通往现代性的非理性道路,以完成自己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权衡。“我用一只锄,小心感动着错别字/将草改成莽,将蕨改成菽/一股风,用罗敷的手/扶正了中午的炊烟”(《再读〈草叶集〉》)可以看得出温古心中住着“罗敷”等中国古典意象,同时他从西方的经典中找到“通灵”的途径,带我们入到东西文化任意切换的频道,来感受文化共融的魅力。两条平行的世界中,物与文化相互转切,被赋予了另一层新的意义,也算是良苦用心了。“一张着火的野牛皮上/星光杂以兵戈之舞/鹅毛扇脱落了,漫天鹅毛飞舞/一颗将星抢半页野史/写满雷霆,闪电、箭雨”(《读〈三国志〉》)“壮士消失的天边,黑暗的幕布垂下来/野,除了几簇磷火游动着、靠向星群/隐约听见狼嚎”。这是难得从一本历史书中听到的声音”(《读〈魏书〉》),从历史的纵切面中找到一个历时性的视角,挖掘古代典籍中蕴含的“共识性”,来一场“古”与“今”的对话。这实际上是温古在诗学探索路上做的一次大胆尝试,从表征上看他抛弃了典籍固有的书写逻辑,但他却从本质上挖掘出内隐的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交互融合的契机。

江弱水在《诗的八堂课》中讲道,“诗是乡愁,因为诗也是一种抚慰人心的软力量,像尼采所说的历史一样,具有治愈创伤、弥补损失、修补破碎模型的文化的‘可塑力’,能够将过去的、陌生的东西与现在的、亲和的东西融为一体。”这是在强调文学(诗)教化、疗愈的功能,也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诗人的天职是返乡”。返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就是切近故乡的方式,从而进入诗意图的栖居之所。温古似乎也不例外,虽然他并没有远离故乡,但他骨子里的返乡情结贯穿整个创作生涯。“光滑、明鉴、细腻、亲切/这些词都可以比喻磨光的/镰把、斧柄、锄把等农具的手柄/人类的手,是套在农具上的/被四季的劳动驯服”(《农具的手柄》);“镰刀、斧、被尘土供养着/是一批退役的老将军/农耕时代,每一个粗糙的手柄上/都缠绕了一部汗水写就的史诗”(《农具安卧在斜阳中》);“我用一把草再次擦亮锄头/缓缓举起,扛在肩上。在我转身离开时,你埋在书页中的脸,从密密麻麻的汉字中抬起头,你将我闪闪发光的锄头/误读为古老的月亮,但庄稼并不是/你书中竖排版的诗”(《农具被磨损》)。在这样一个消费至上、诗意图贫乏的碎片化时代,诗人何为?一直是无数诗人心中的症结,他们希望可以借助语言或诗,直抵理想。从这一组农事诗中,可以发现温古对“农具”这一意象青睐有加,实际上这是一种对器物的亲昵,作为“农人”对工具的使用是一门技艺,“技艺是在操劳、使用和制作中的精通,它能够在不同的程度上形成,如在鞋匠和裁缝那儿。”愿意处于操劳状态的农人,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作为操心的亲在世处于现身情态中也就是处于“无”的状态中。诗人不会安于“无”的状态,势必会选择操持繁忙与万物打交道,以获得存在之为存在的可能。处于操劳状态中的诗人,必然要通过运思的方式,寻找通往“语言作为存在的家园”路径。

温古以谱系者的身份,游弋在这茫茫且充满意趣时代,他在超现实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潮水中肆意穿梭。于是,一个庞杂且无意识的诗学秩序,一个雄心勃勃且鹤立鸡群的诗学磁场,悄然建立。当然,在他的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注视到那埋藏于诗背后的无力感与苍茫感,这些感觉随着我阅读的深入,愈发的明显。此刻,放下这些熟悉而陌生的诗集,眼前,一个属于诗人的温古形象,昂首挺胸,正在朝我走来。

CANG MANG ZHU

苍茫注

温古著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集宁师范学院创意写作中心主任)



为首席而歌

——《青城蝶变》阅读札记

●赵海忠

《青城蝶变》作为一部聚焦呼和浩特当代发展的报告文学作品,从内容价值、结构逻辑、艺术表达、读者适配等维度进行全面审视,作品富有核心亮点与鲜明特色,获得了良好的评价和传播。

《青城蝶变》以宏大的叙事视野,突破地域局限,将呼和浩特的发展变迁置于全球一体化、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内蒙古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三重背景下进行刻画,全景式叙事架构勾勒立体城市肖像,格局开阔且立意深远。作品的覆盖范围非常全面,从城市文脉的追溯传承,到民族团结的深度交融;从基层治理的精细化创新,到民生福祉的持续提升;从生态环境的系统修复,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人才集聚的双向奔赴,到对外开放的格局拓展……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现了这座首府都市的当代面貌。

作品未停留在宏观成就的罗列,深入城市肌理,通过大量微观案例与个体故事增强感染力。故宫精品展引发的观展热潮,塞上老街的非遗传承与网红经济交融、基层网格员的奔波操劳、治沙人几十年如一日的绿色坚守,让抽象的城市发展可感、可触、可共情。这种宏观叙事、微观切口的创作手法,使作品成为一部饱满、丰富、细腻的呼和浩特当代肖像画,既具备宣传城市形象、助力文旅发展的现实价值,又有着凝聚市民共识、促进城市建设的精神意义,契合新时代城市主题文学作品记录时代、服务人民的核心使命。

作品十章三十九节,结构规整,叙写严谨有序,逻辑脉络清晰。全书各章节篇幅比重均衡,整体呈现出郑重稳定的基调,体现作者谋篇布局的精心考量。章节之间并非简单的内容堆砌,形成了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主线:以城市文脉为起点,追溯城市的历史根脉与文化基因;继而延伸至城市浪漫,展现城市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活力;聚焦民族团结,凸显边疆城市的核心优势与内生力量;随后转向基层治理与民生底色,回归城市发展的本质目标——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态保护,彰显绿色发展的实践成果;探讨留人密码,揭示人才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剖析产业速度,展现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拓展对外开放,呈现城市融入世界的格局;最终落脚于面向未来,展望城市的发展蓝图与美好愿景。

具体到每一章各有明确侧重,每一节选取独特切口,既相对独立又紧密关联。例如,第一章《城市文脉的逐韵之旅》下设《青城文博上热度》《探寻城市文脉》《老街新生》三个小节,分别从文博展览、融媒体传播、历史街区活化三个角度,立体呈现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第五章《青城的民生底色》通过《盛开的千园之城》《老旧小区向新生而生》《路网“加速度”》《“银发族”的幸福》四个小节,全面覆盖生态休闲、居住改善、交通出行、养老保障等民生关键领域。这种结构设计如同多棱镜,从不同维度折射出首府的多元魅力,让读者能够系统、清晰地把握城市发展的完整脉络。

《青城蝶变》通过增加描写与抒情的比重,优化语言表达,减少生硬的政策解读与成就罗列,同时注重全文风格的统一,作品的文学感染力显著增强。例如,对丁香花、大青山、大黑河等城市标志性意象的细腻描写,对治沙人、基层干部、创业者等群体的情感刻画,都让作品更符合报告文学文学性与真实性统一的要求。

与此同时,作品大量运用精准数据,从经

济指标到民生数据,从生态成效到产业规模,

用事实说话、用数据佐证,彰显出鲜明的数据

自信、成就自信、发展自信。这种主观情感与

客观事实相结合的表达,其核心立足点是贯穿

全文的“爱青城,青城值得爱”的真挚情怀。

《青城蝶变》巧妙运用采访实录、数据征引、史料借用、合理畅想等辅助手段,让内容更显饱满丰富,景象千姿百态,具备较强的可读性。尤为值得肯定的是在艺术性建设上格外关注,强化文学表达。全书使用了500多个“我”字,有效强化作品的主观色彩与个人视角,让报告文学摆脱单纯的材料堆砌,更具情感温度与人文关怀。读者能够通过“我”的观察、感受与思考,更深入地走进作品场景,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强化“我”的贯穿作用,通过增加“我”的视角运用,将个人观察、感受与思考融入全文,使作品从客观陈述转变为有温度的记录,增强了阅读的主观性和感染力。例如,在描写大青山生态修复、塞上老街变迁等场景时,“我”的亲身经历与情感抒发,让这些内容更具真实感与亲和力,提升了作品的文学性。

艺术表现上,作品实现多元融合的表达,彰显文学特质,多种创作手法自由融合与灵活转换。描写、叙述、议论、抒情自然交织,既有对城市景观、人物神态的细腻刻画,也有着对发展历程、事件脉络的清晰梳理,更有对城市精神、时代价值的深刻阐释与情感抒发。

在写到市花丁香的时候,作者先从桃花、杏花起笔、铺垫,再引出丁香,由其貌及其品,最终落笔在丁香的品格与青城的呼应和契合。“桃花、杏花都是急火火的性格,等不得叶子慢吞吞地长出来,就先绽放了。丁香则不然,她有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地等风来、等雨来,与春风春雨几番交手,春心方才萌动。她们先是柔了柔枝条,拼命在枝上鼓起花苞,然后等着叶子长出,悄然挂出一串紫色或白色的丁香结,团团簇簇,挨挨挤挤,羞羞怯怯,再慢慢地一瓣一瓣打开,清雅温润,内敛又不失自信,让这座城市也因此雅致起来,满城飘溢着幽香。

丁香的品格,一如这座城市品格:聚小朵而成大气,耐风寒而英姿卓然,抗艰难而争上游。恰如青城宁静包容、坚韧自信、昂扬向上的精神品格。”

这种散文化的写法,让整本书都贯穿着诗意和浪漫的格调,少了很多材料堆积的冷硬,也凸显了文学性和可读性。

在写到一场冬季的读书会的时候,作者也运用散文化手法写到了一场雪,铺垫了踏雪而来的热爱阅读的人,也随意写到了马鬃山滑雪场上的景致,和热爱生活的人们在雪山留下激情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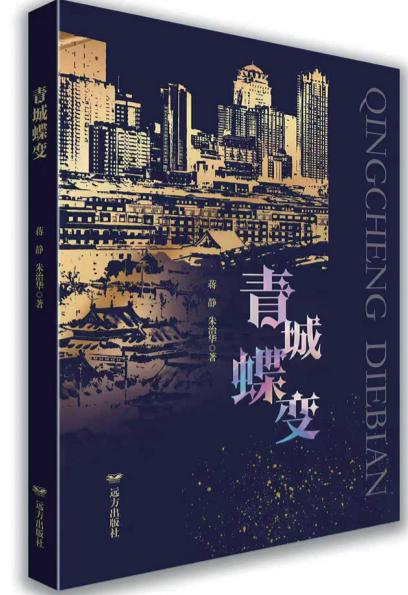
白雪是丹青高手,勾勒着大青山和那些高高低低的楼群、纵横交错的立交桥,时而硬朗时而柔和的线条,铺展开一幅城市水墨画。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又飘起了小雪,有人惊呼了一声,指向窗外。大家兴奋起来,都跑到窗前拍照。马鬃山上有许多滑雪的人。时而能看到四五个人列队滑下来,也有个别炫技的年轻人,从眼前滑过的时候,转身的一刻划出很美的弧线,引起山坡下人群的欢呼和尖叫。

这时,读书会的人已经开始武装上了,他们说说笑笑互相帮忙,很快一小队人就已经走在山坡上,向更高处行进。

《青城蝶变》具备较为广泛的受众适配性,不同读者群体均可从中获得独特收获,凸显传播价值。

对于内蒙古自治区内的读者而言,阅读作品能够深化对首府呼和浩特的认知,不仅了解城市发展的宏观成就,更能通过身边人、身边事的细腻刻画,进一步厚植热爱首府、建设首府、赞美首府的情怀,增强地域认同感与自豪感。对于外地读者而言,作品全方位展现了内蒙古及呼和浩特的自然风貌、历史文化、发展成就、民生百态,无论是工商界人士、学术研究者,还是普通游客、青年求职者,都能各取所



需、各有所得。投资者可关注产业机遇,研究者可挖掘区域发展案例,游客可获取文旅攻略,求职者可了解城市机遇。

尤为重要的,是作品填补新时代文学作品全景式刻画呼和浩特的空白,不仅丰富了内蒙古文学创作的题材类型,更为地方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繁荣青城乃至内蒙古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作品突出集体团结奋斗这一核心主线,符合文学创作规律,聚焦普通干部与群众的故事,更能引发广泛共鸣。例如,作品中对基层网格员、治沙人、创业者、非遗传承人的刻画,比单纯提及领导干部活动更具感染力。作品聚焦人民创造历史逻辑,体现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

综合来看,《青城蝶变》具备较高的成熟度,文本质量、结构完整性、艺术表现力均达到一定高度。从推广时机而言,作品已经在夏秋旅游旺季前推出。这个时段,正值呼和浩特文旅活动高峰期,作品可通过书店销售、景区陈列、文旅推介等多种渠道与读者与游客见面,为城市文旅产业赋能,实现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赢。亦可将作品与呼和浩特旅游资源深度绑定,推出“《青城蝶变》打卡路线”,将书中提及的博物馆、老街、生态景区、产业园区等变为打卡点,配套推出作品节选手册、有声书等衍生产品,让读者在实地游览中深化对作品的理解,通过游客的分享扩大作品与城市的影响力。同时,建议将作品纳入呼和浩特市的全民阅读推荐书目,走进校园、社区、机关、企业,组织读书分享会、作者见面会等活动,让本土居民通过作品更全面认识家乡发展成就与文化底蕴,进一步凝聚建设城市的合力。还可以将作品作为呼和浩特对外交流的文化名片,在招商引资等场合赠阅,以文学方式展现城市发展活力与人文魅力,为城市对外开放增添文化软实力。

最后说明一点,“蝶变”特指极端的、朝向更完美方向的蜕变,往往伴随痛苦的转型过程。作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力争内涵更丰满、逻辑更严谨。对“蝶变”的前提即“变之前的城市面貌”有所着墨,对城市曾经存在的发展困境、转型阵痛有所描写,使得“蝶变”的对照感比较强烈。同时,对“蝶变”的后续即“未来还会如何发展”的探讨,大致形成完整的逻辑表达闭环。但是,如何准确把握、体现、感应城市“蝶变”的量和质、表和里、急与缓、点与面,是城市管理者、建设者甚至作者读者都应掂量的一个话题。唯其如此,才能将首府建设得更加美丽。

最后,引用书中的一段话,虽是作者言,也是我,以及很多了解首府、关注首府、热爱首府的美好期望:

我们深知,这座城市仍然走在成长的路上,它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每一次新的突破与发展都会为这个故事增添新的篇章。希望这本书能够像一粒种子,在读者心中种下对青城的向往与热爱,让更多的人关注这座充满活力与魅力的城市,也激励更多的城市管理者、建设者,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创造属于自己的“蝶变”。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院长、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一场穿越青城的深度漫游

●杜梅

读完《青城蝶变》这部作品,我仿佛跟着作家的笔触,完成了一场穿越青城的深度漫游,内心是满满的震撼与感动。

《青城蝶变》为呼和浩特近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份全面而生动的记录,比较详实地书写了呼和浩特这座城市进入新时代后的发展轨迹和巨大变迁,对于留存城市历史记忆,传承城市文化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更可贵的是作品没有停留在对宏观政策的罗列,而是深入城市的街巷、公园、企业、社区,用一个个具体的人物、鲜活的故事,串联起呼和浩特这个城市的蝶变轨迹。从将军衙署百年丁香的芳香,到塞上老街非遗艺人的坚守;从大青山生态修复的艰辛,到“中国云谷”算力崛起的昂扬;从老旧小区改造的民生温度,到中欧班列联通世界的开放格局,每一个细节都平稳地扎根现实,每一段叙事都饱含深情,让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市从“塞外古城”到“现代化都市”的转型,内容涵盖面广,信息量很大,全面展现了呼和浩特在新时代的蓬勃发展节奏,全书没有停留在抽象的数字增长,而是实实在在地在把民生的改善、文化的繁荣、生态的向好写得有条不紊、津津有味。

青山的护林员、推动产业升级的科研人员,还有一些在座的和不在座的一些我熟知的人物。通过讲述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展现了呼和浩特市市民在城市发展中的努力与贡献,使城市的发展有了具体的承载主体,增加了作品的故事性和可读性,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城市发展背后的人文力量。这种以市民为核心人物的书写方式,让这部报告文学超越了单纯的城市政绩宣传,成为记录时代风范、致敬奋斗者的生动文本。讲述人物故事时,饱含真情,细腻感人,让读者极易沉浸其中,与书中人物同悲欢、共喜乐,极大增强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

《青城蝶变》的出版也为今后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它足以证明,报告文学可以成为城市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通过文学的审美表达,让这个城市的历史底蕴、发展成就、精神品格被更多人知晓与认同;同时也示范了如何平衡“纪实性”与“文学性”,用扎实的采访支撑文献史料的珍贵价值,用生动的叙事传递情感浓度,让作品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感染力。

(作者系内蒙古电视台艺术家协会主席)